



唐闸光明照相馆摄某夫妇合影

## 南通老照片

## 铁闻掌故

## 吴锡麒与皋东的交游(上)

□徐继康

吴锡麒是个很随和的人，陈文述说一辈子没见过他疾言厉色。他的学问也好，诗被誉为浙派后劲，骈文被誉为一代正宗，倚声、戏曲几欲与元人争席。自从乾隆四十年（1775）三十岁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之后，他从武英殿分校一直做到国子监祭酒，五十刚出头，就稳稳的一代文坛领袖，当时的文人无不以交结他为荣。吴锡麒喜欢交游，上至名公巨卿，下及布衣寒士，都相处得很融洽，与他有诗文唱酬的就近二百人，几乎囊括了乾嘉时期的文坛名流。这其中，就有几位皋东的文士。

就在中进士后不久，他乞假南归，回到家乡杭州，第二年有扬州之游。初夏时节，吴锡麒一个人悄然来到如皋水绘园。牡丹盛开，南曲暗流，他心情大佳，作《水绘园看牡丹》一首，吟着“如此色香才绝世，平生富贵不由人”，一路逶迤而行，过芦隐庵、泊枫桥、望惠山而抵广陵。在一次与朋友的雅集中，偶然听到了一个人吹箫，那裂石穿云之音让他惊为天人，即赋《集寒香馆听林九标李吹铁箫》以赠：

一声飞怒铁，吹月出云端。  
木叶满庭落，碧空如水寒。龙吟清与戛，鹤骨瘦同盘。吴市年年客，孤心铸出难。

这位吹箫者，就是掘港的布衣诗人林李。林李一生浪迹江湖，时而京师，时而姑苏，时而金陵，翩翩如闲云野鹤，萍踪无定。谁知第二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二年，又值初夏，吴锡麒假满还京路过扬州之时，不期又与林李见了一面。不过，此次的主角不是林李，而是他的同乡好友、“贛山三家”之一的管涛。

为了欢迎吴锡麒，管涛很隆

重地招集了闵华、陈毅、管希宁、方辅、叶天赐、朱箕、汪端光、吴鲁，当然还有林李，差不多把他在扬州的好友都请来作陪。那一天，天下着雨，吴锡麒为践故人之约，坐着竹轿，冲泥破雨来到弥勒庵。庵中的木瓜树又高又大，浓荫蔽牖。有风吹过，松梢纷杂。三日之雨，让空中的凉气更添了几分。然而大家兴致却很高，拈题分韵，人人诗仙更酒仙。作为诗坛名将，吴锡麒当仁不让，掀髯一吟，就是二十余句，如三峡泻，如珠玉翻，诗情恰似春风染过，连字句都是碧绿的：

相逢主客似画里，浓绿一色须眉含。

僧庐不设米汁戒，弥勒与我应同龕。

樱桃匀圆新笋脆，到眼风物夸江南。

群公此地有根著，却令游子心怀慚。

花开花落春已去，鬢丝禅榻吹鬢鬢。

燕云越树两隔绝，扬州之梦吾焉覓。

诗坛龙虎老輩在，烧烛但愛今宵談……

管涛的热情与真诚，让吴锡麒记住了这位来自皋东的管齋曰。虽然管涛比他年长二十岁，但两人一见如故，结下了一生的友谊。吴锡麒曾为管涛的《锄金园别集》作序，又为其《锄金园》题诗。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月十四日，吴锡麒第二次假满还京，路过扬州，开舟过扬关时，管涛与鮑以堂来舟中小饮。嘉庆三年，吴锡麒主讲于扬州安定书院，本以为这下子可以与老友步履悠游、诗酒往还了，但管涛已经垂垂老矣。第二年，七十四岁的管涛病逝于锄金园，消息传至扬州，吴锡麒的世界瞬间黑白。鱼书尚在，而斯人不再，他作《哭管齋臼》四首，哭之甚哀，其三云：

黄金曾结客，白壁只投泥。往事飘春梦，劳生病复畦。此怀原慷慨，所往有提携。高义今成古，沾巾涕洟。

一向温雅的吴锡麒，此时也已凌乱不堪。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吴锡麒第三次乞假归里，于次年春应两淮鹾使全德之聘，主仪征真州书院讲席，开始与尤荫、江绍莘等人结交。其中有一位叫陈实孙的人，习长桑之术，读黄帝之书，每相过从，尤资谈谑，两个人很是谈得来。这位陈实孙是如皋人，但名未入《如皋县志》。还好，李斗的《扬州画舫录》、道光《仪征县志》、同治《续纂扬州府志》记载了他。他字又群，号师竹，是个诸生。工诗，善书法，好交游，广声气，排难解纷，不厌不倦，时有“穷孟尝”之称。他精于医，时值大疫之年，以药活人甚众。他著有一本《春草堂诗》，是门人崇仁县令万宗洛所刻，而作序的就是吴锡麒与阮元。在序文中，吴锡麒大赞其诗：“性灵独发，华液相滋，澡雪精神，疏论结韻，泠泠乎，清清乎，可谓能自通其学者矣。”与许多文人一样，陈实孙也是穷困潦倒，怀才不遇。吴锡麒既哀其遇，复赏其诗，只要到了扬州和仪征，两人便聚到一起。比如乾隆五十七年春在退隐园分韵，嘉庆元年闰六月初三日集于踟躅吟馆，来来往往的人群中，都能看到陈实孙的身影。陈实孙对这位吴穀人先生更是敬重万分，桃花开了，满天红雨，聊取几枝以惠赠，期在春风同在，吴锡麒作《谢陈师竹惠桃花启》以谢之。陈实孙的《时疫大意》刊印，第一时间寄给吴锡麒，吴锡麒感铭其仁者爱人之心，故又作《谢陈师竹〈时疫大意〉启》以谢之。

有一次，陈实孙做了一个梦，梦见鸾凤栖阁，画了一幅《梦游图》，请吴锡麒题诗。吴锡麒提笔作五绝两首，且看其二：

人羨有虛步，吾钦有道顏。酒風吹綠髮，詩格老青山。

何日采芝往，偶然催夢還。尘緣拋不得，惆悵画閣間。

淡墨虛筆，輕勾緩勒，詩中的陳實孙影影綽綽。

## 抗日烽火

## 抗战时期苏中里下河地区的水网改造与水上游击战

□程太和

抗日根据地军民利用河湖、港汊复杂地形，采用拦河筑坝、设置水下障碍、改造地形等办法，使日军汽艇难以行驶，而抗日军民的小木船则可以在广阔的水域出没自如，寻找机会打击敌军。抗日军民就以独特的水上游击战保卫了苏中抗日根据地。他们布置水雷，或利用烂渔网、芦柴草、稻草等封锁河道，敌人汽艇一旦进入封锁河道，乱草和烂渔网等便卷进螺旋桨推进器，使其寸步难行。

通扬河以北的苏中抗日根据地大部分属里下河水网地区，这里地势低洼，水网密布，河湖港汊纵横交错。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日伪军拥有交通工具汽艇，占据了水上优势，他们在河湖港汊中横冲直撞，肆无忌惮地杀戮抗日军民，抢劫人民财产，袭击抗日根据地，一时水网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遭受很大损失。如1941年2月22日，驻兴化城的日军乘4艘快艇突袭设在唐子附近的兴化县委、县政府机关和新四军一师二旅六团团部，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六团团部与二营损失一部，兴化县县长朱廉贻在仓促转移中溺水牺牲。在血的教训面前，水网地区军民积极开动脑筋，从老百姓用打坝防洪排涝的方法中得到启发，决定利用水网地形特点加以改造，创造出一种水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独特形式。

水上游击战与水网地区改造地形运动始于1941年至1942年初，兴化县委把打坝斗争定为当时的“党政民的中心工作”，并同拥军活动结合起来，“把打坝工作作为拥军的重要任务”。高邮县在打坝运动掀起后，广大民众极为踊跃，开展打坝竞赛，争做打坝英雄。高邮县投入打坝的群众达26万人次，打坝315道。兴化县

投入民工58万人次，共完成封锁坝79条、交通坝414条。宝应县发动群众5万多人，在广洋湖、射阳湖等处筑堤打坝，修筑大堤8条，长达70余公里。江都县修筑大型拦河坝、封锁坝8条。泰县姜北地区及海安西北部里下河地区修筑封锁坝40多条，长达1500多米。夏朱、河横等几个乡一次到泰东河打坝就组织了上千人，200多条船只。在水乡改造地形运动中，还涌现出许多打坝筑堤的英雄集体和个人。如宝应县安丰区农抗会会长李兆祥，已经57岁了，在寒冷腊月里率先跳进刺骨的冷水里挖土，在很短时间内就带领300多群众打成了25丈长的坝头。分区和县授予他“打坝英雄”的光荣称号。

水网地区改造地形运动在不断总结中提高和完善。不同的堤坝各有其特点和作用，如软坝用稻草、树枝、铅丝等物构成，它能缠住敌艇的螺旋桨，适用于筑在敌据点附近的河中；硬坝则用泥土、石块、砖块打成，由于硬坝需要的人力多，工程量大，所以硬坝打成离敌据点远一些的河中；封锁坝主要是制造水上障碍，削弱敌汽艇水上运动快的优势；高于水面的明坝，低于水面的为暗坝。还有一种坝，既是封锁坝，又是交通坝，或明是封锁坝，暗是交通坝。经过水乡军民的努力，交通坝在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及村与村、圩、田、岸之间都能连接成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交通网络和一道道人民战争的屏障。

水上游击战与水网地区改造地形运动在苏中里下河地区抗日战争中显示了巨大威力，给日伪军制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1941年秋末，安丰伪军一个营到永丰圩烧杀抢掠，附近群众奋起抗击，将伪军赶到杨家堰，地方民兵凭借交通坝将村庄周围的木桥全部拆除，在兴化县团二营的配合下，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歼敌140多人，取得兴化抗战以来一次较大的围歼战的胜利。

## 海陵旧话

## 如皋《尤氏族谱》琐记

□春燕

岐撰《尤氏重修族谱序》：吾邑尤氏系出清门，代有达人，若宋之延之、明之世威，累朝以来，举不胜举。的确尤氏名人辈出，但是如皋《尤氏族谱》中部分有关名人的内容，还有待考证。典型两例如下。一是李承霖撰写《尤氏族谱序》。李承霖（1808—1891），道光二十年状元，镇江人，寓居泰州三十余年。因此如皋地区家谱中，常见李状元的序言，其中不乏冠名伪造。《尤氏族谱序》与其为分界杨氏所作序言，落款均为“年家眷弟”（一谱无落款时间，一谱落款时间有误），且达意一致，多为修谱的“大道理”，从未涉及李氏与两家族人的交游历史。这值得怀疑的。或许是状元名声在外，求序人太多，只能写好一篇，供求序者参考使用。《尤氏族谱》还录有一篇郑经（字守庭，江阴人，道光丁酉年解元）的短序，也存类似问题。

二是此谱记载明末名将尤世威与其兄尤世贤为尤氏第十四世，为迁如始祖尤天立的孙子。谱中有传，记录尤世威于陕西榆林抗击李闯王军队的故事。《明史·尤世威传》则录：尤世威，陕西榆林人，与兄世功弟世禄并称“尤氏三雄”，终因拒降闯王而被杀。尽管两书中，尤氏事迹相似，但是籍贯、兄名截然不同，显然当以《明史》为准。